

中篇小说集

黑白两道

田流著



文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此书为作者所出版

一系列纪念性的著作之

一，根据每一个年代选

出诸篇汇集成册，读者

当不难窥见各个年代里

的狮城社会缩影以及时

代、潮流变迁的痕迹。

书中的若干故事主

人翁，或许是你（妳）

的朋友、亲戚甚至是你

（妳）自己。如果耐心阅

读全书，读者可感受到、

领略到这数十年来，岛

国上的时局和世事，无

时无刻不在变更与进步

中。



中篇小说集

黑白两道

田流著

文学出版社

黑白两道 (中篇小说集)

作 者：田 流

封面设计：逸 松

封面题字：钟奕民 (九十高龄)

出 版：文学出版社

Literature Publication Bureau

发 行：胜友书局

Block 231, Bras Basah Complex, #01-15/17
Singapore 0718. Tel: 3374653

承 印：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Ideal Printing & Paper Product Co.
203 Henderson Road #06-04
Henderson Industrial Park Singapore 0315.
Tel: 2733000, 2736655

出版日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定 价：S\$9.0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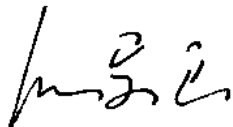
大约是在十余年前，我兼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EPB）总经理之际时，田流是出版社的文艺丛书编辑主任，兼主编《少年月刊》和《新屿文丛》、《妇女作品专集》等。同事过几年，我深切地了解田流是一位颇具敬业与乐业精神的作家。他的工作态度和为人处世是一致的，同事们最晓得他素来就有“三守”的优点，那便是：守时、守信和守约。因此，他负责主编的丛书和刊物，从来就不曾拖延过或脱期过。究其因，不外是他搞编务工作不仅是认真的、积极的、落实的，而且是有全盘计划性的。

最近，喜闻田流正筹划出版一系列他个人的纪念作品文集，我衷心地为他祝贺，希望他的出书都能遂其心愿。坦白说，华文文艺书籍的印行，一路来都面对销路停滞的问题，田流仍以其坚决的意志和过人的魄力，策划着一系列每册内容都不少过十八万言的创作文集，假以时日地陆续出版，我想，对于这类锲而不舍地从事华文写作数十年如一日的作家来说，合应予以赞赏和鼓励的。

本书只收集了七个中篇小说，却划分了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田流作品选，允称别开生面，新马甚至东南亚等地文艺界，似乎还没人作过如斯的尝试。印象中记得田流写的中篇小说，并不只有十篇八篇而已，据知，光是他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他发表在报刊上每篇都超过两万言的推理小说，就有十来部了，这些小说将另行编集成册继以出版。

我拜读过田流的作品，特点是文笔流畅、内容充实，颇有时代感。这恐怕和他一贯的写作态度有关：那就是对读者有益的多写，对读者有害的不写。

田流的小说相当受读者的欢迎，我想本书也不例外。



新加坡共和国
新闻暨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
何家良

DEC. 1990

中篇小说集

黑 白 两 道

目 录

序.....	何家良
八十年代之作：	
■ 塌楼风云.....	(7)
■ 小白船的故事.....	(45)
七十年代之作：	
■ 黑白两道.....	(105)
六十年代之作：	
■ 生活的鞭子.....	(173)
■ 从前校到社会.....	(227)
五十年代之作：	
■ 何无为传.....	(297)
■ 粉笔圈内.....	(329)
后记.....	(382)



八十年代之作



塌楼风云

(一)

日历牌剩下末了一张；明天是1986年的阳历元旦。新世界大酒店二楼，那间在狮城岛国并不算很驰名的天鹅夜总会舞池里，几十对男女舞客，正在疯狂地跳着Disco。五颜六色的彩灯，一闪一烁地四处瞄扫，舞池中央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大串水晶灯，给灯光反射得愈发璀璨，彩妍而耀眼夺目，小舞台上那几名表演技巧相当熟练的乐器演奏队员，居然都引吭高歌，展开荒腔怪调齐唱，远在五十年代十分流行的，影星兼低音歌后白光所拿手的《珠光宝气》电影插曲，

你瞧！你瞧！

灯光暗了，

世界变了。

高贵的人们，

都变成牛头马面，

露出了妖形鬼脸，

‘爱呀呀……’爱呀呀，

‘爱呀呀……’爱呀呀，

这是狐狸的尾巴，

那是毒蛇的眼 ……………。

舞池中的红男绿女们正跳着、唱着的当儿，眼看就差十分钟，午夜十二时的钟声要响了，蓦地，全场灯光突然转暗，继

而一闪一闪，亮光复又渐渐转明，人群中有人嚷着：

“什么事，什么事？”

——不是灯光组有意安排的！似乎是舞场负责人在解释，可能是电线有些问题。

沙啦啦……沙啦啦……。那好像是屋顶上有人倾沙倒石的声音。有些舞客觉得不对劲，干脆移步到一旁去小憩。那当子，有人望见阵阵薄雾似的尘埃，从天花板上的一些缝罅间飘了下来！

可是乐队的演奏者却若无其事，个个都陶醉在无比欢欣、无比愉快的音乐节奏里。倒是负责给他们倒茶斟水的杂役小侯，发见他端上的一盘几杯饮品，上边都浮泛着点点石灰质的微尘，觉得现象并不寻常，一溜烟跑到总经理的办事处门外，轻叩了几下，只听得内声喝了一句：进来！

小侯急忙进内，脸色凝重地向总经理刘乔治报告：

“总经理，舞厅的天花板，有问题呀！”

“什么问题？”

“天花板好像有裂缝，最近常常有灰尘掉下来，而且越掉越多，今天——”

“我知道了！”刘总经理漫不经心地：“前几天，孟加里（司阍）也跟我提起过，他在大门口睡觉，脸上也不知怎地被尘埃蒙了一脸！”

“总经理——”

“你下去吧，小侯，过了阳历新年，我会安排承包商来看个究竟，反正这间大厅也有好多年没有修葺粉刷了。”

“哦。”小侯刚举步要外出，突然又廻转过来，说：“总经理，对面的亚槌，在上个礼拜日提醒我说，这大厅的大门口，两根石柱底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水份浮渍上来？”

“亚拉？”刘总经理不屑地：“你是说咖啡里的亚拉啊？”

“对啊！”

“别理他！这小子老爱大惊小怪，说话常常是语无伦次的；没听过我们的同事都给了他一个外号叫“阿笑”（笑，其谐音是闽语神经不正常之谓）吗？”

“不！大门口石柱旁边常常会潮湿，我也觉得有问题，总经理——”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过了阳历新年再说吧！”

刘总经理口头上虽则一再强调，过了阳历新年，可得好好地视察一下这座大厅——新世界大酒店的整个建筑物外貌，研究研究哪些地方的确需要修整一顿。原来，厨房部的几个伙计，也不住地向他投诉，水槽的渍水最近老不流畅，干起炊事来实在不方便。

怎料那新年一过，董事部有人对总经理个人的工作态度不满意，导致那天鹅夜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刘乔治，渐渐地对既有的职务，表示冷淡而趋于疏懒，甚至还声言会很快地辞职远去。他私底下常对他的属下夸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刘某人可不是省油的灯，不管上哪儿去混，都不愁吃不饱、穿不暖、睡不足、玩不够的。

没有人注意到新世界大酒店，经已潜伏着有陷塌可能的危机，更没有料想得一场灾难与浩劫将降临于出入和居住在这七层楼酒店里的不幸者身上！

早在两三个月前，有个女星相家预言，1986年内将一名西欧首相逝世；将有一位国际知名的政治家被暗杀；某国政府将会倒台；亚洲有个小国将有一场天灾或人祸的浩劫等等。如果所言的“小国”指的是狮岛的话，那她的预言竟而首先应验了……。

(二)

新加坡开埠后的一百六十多年来，首次发生一宗高达七层楼的建筑物，无端端宣告塌陷！案发时，一般人都认为当日至少也该有数以百计的伤亡者，在那一堆宛如“巨坟”的废墟中被挖掘出来；所有在那大厦内的各族人士，着实难逃浩劫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廿分左右，天气晴朗；没有狂风，也没有骤雨行将降落的征兆，实笼岗路的新世界大酒店，突然在一片哗啦哗啦的巨响中下陷，而作V字型的倒塌下来，其附近的居民，目睹这宗惨剧的平地一声雷般地发生，莫不目瞪口呆，魂飞魄散，还以为那已是“世界末日”的降临！

整座新世界大酒店在顷刻之间，变成废墟一堆，顿时沙尘滚滚，叫声、喊声、呼救声、呻吟声四处喧嚣……。不及半小时，实龙岗路靠近新世界游艺场附近的三数百公尺内的所有的街路，尽被封锁，交通顿告阻塞，不明底藪的路人，初先还以为那附近发生什么致命车祸，殊不知这却是一宗足令整个狮城岛国的居民，闻讯后而心坎震撼不已的大惨剧！

许多市民都觉得惊异，一间建筑甚为宏伟的七层楼大酒店，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下陷而崩塌呢？

是地基没打好吗？——可疑。

是煤气泄漏而引起爆炸吗？——不详。

是有人暗置计时炸弹吗？——不可能！

是地底下的深处的河床产生剧变吗？——谁知道？

总之，大酒店塌陷后，市井人士莫不众口啧啧，议论纷纷，然而，惨剧毕竟发生了，这岛国上的二百六十多万市民，都抱以沉重的心情，关怀着塌楼的废墟里，到底活埋了多少名

不幸者？！

初步的估计，一般上都说至少有逾百人难逃劫数！根据某些经常过往新加坡大酒店附近一带的居民，推测于案发时间内，银行尚未停止营业（这一天是星期六仅半日的办公时间），而逢周末那共有五层楼计六十来间酒店客房，少说些也住上数十名国内外的各族人士，加上闲杂人等，估以百余人还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啦。

这座七层楼大酒店本是联益大厦，前为实笼岗大酒店，落成迄今，仅仅十多年的历史。原来这大厦的旧址本是一片烂泥芭，有人怀疑那地底深处恐有浮动的地段，早在整间大厦要塌陷之前，已有一些征兆，那便是大厦的若干支柱出现裂痕，甚且还有附近的居民也曾预感到，大厦周遭的地面，发生过轻微的震荡。但，究竟能有几人会相信，外表看来还那么结实那么稳固的七层楼建筑物，竟会象给微风刮过的高叠纸牌楼般，猝然下陷而崩塌！

一名在咖啡店当夥计的小伙子，在惨剧发生前捧咖啡到大厦底楼的银行里时，跟一位高级职员说，这两天来，新加坡大酒店的墙面外观有些儿走样，看来怪怪的，职员们都当他信口开河，不予理会。

这小伙子名叫亚搓，年仅二十岁，天生有一颗好奇心，凑巧地是早在案发的三天前，他跟友伴小侯说他做了一个恐怖的梦，梦见他死去多年的双亲，七孔流血地劝告他，没事不要老往外跑，俩老还叮嘱他，今年三月中旬，他工作的附近一带，将有天灾横祸，可是他没有问个清楚，俩老却在他的梦境陡然隐去。诂料梦境成真，亚搓那可以“证实”他预言的一名友伴——天鹅舞厅的杂役小侯，可怜已丧生在塌楼底层之下！

(三)

电台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播出一段简要报告时：“实笼岗路有一间七层楼大厦，忽然倒塌，起因和伤亡人数尚在调查中……”

晌午过后，消息在全岛各角落传开了，当局出动了好几个部门，如武装部队、民防部队、警察部队、消防部队、地铁局等的值勤人员，即刻参与拯救工作，其中尚有不少是临时应召报到的。另外，无数的热心市民，也自动地要求加入“抢救人命”的行列，若干铲泥机和起重机的供应商也乐于报效必需的车辆、机械。

初步的拯救工作面对的两个困难是：

不能即刻挖掘隧道往底层救人，因为整个大厦废墟积压太重；其次是不能应用烧焊割切的方法，移开残楼断垣，因为酒店内有大量泄漏的煤气，容易引起爆炸！为此，巨型的吊称车和起重机最先派上用场，拯救人员仍得小心翼翼将断垣残壁设法切片移开，再用“生命探测器”投入废墟内，探测受困者的回音或者呼吸的声音。整个灾难区的拯救人员为数已超过两千人，大家同心一致，首要的任务就是救人！

倒塌的大厦，最下层是停车场，一楼是工商银行，二楼是一间夜总会，三楼以上是大酒店的客房，为数六十余间，全座大厦塌陷只是几秒钟的事，如此灾祸，谁可逆料？

武装部队共出动了五架直升机参加拯救工作，三架赶抵现场，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将严重的伤者运往医院急救，另二架在基地戒备，在场的医务人员也有数十位，军警借用了塌楼对面的弦歌钢琴行，成立了临时指挥中心，另一个家属登记中心，当日下午已接到至少有四十六个人报告他们的家人失了踪，很

可能被活埋在废墟里。

× × × ×

七层楼建筑物的突然塌陷，消息在数小时内已传遍狮岛的每个角落。街头巷尾，人们莫不以那灾场的人命伤亡与财物损失状况，作为揭开话匣子的资料。

事发两小时后，拯救人员在进行挖掘残砖碎瓦时，先后发现了六具尸体，还有若干零星的血肉碎片与指发、遗物等等；一些断垣废壁上，沾染了斑斑血迹。未几，有人在废墟堆上找到了另一具女尸，血肉模糊，而且是没有头颅的！

惟有亲身参与拯救工作的人士，才有机会略略地体验到受困者的艰苦和危险，拯救行动，真是个一步一惊心，一寸一危机。然而，性命毕竟是可贵的，被活埋在塌楼底下的不幸者，可没有一位不想挣脱死神的魔掌，逃出生天！

消息传来，天鹅夜总会的刘乔治和他的两名属下，正在办公室里开会，惨案发生时他们恐怕都没有逃生的机会了！充任司厨之职有八年之久的孟加里，有人看见他经已被活埋在乱石堆里。

他们的同事比如：负责管理建筑物保养服务工作的小刘、小张和小王，还有那些值早班的男女侍应生比如亚威、亚龙、阿送、阿旺、小翠、小红、小冰、小兰等等，究竟有几位会被困在废墟里呢？没人知道。

附近有几家工厂，索性提早放工，为的是有些工友的亲戚或朋友，有不少是在七层楼大厦里的某些机构打工的。

老天爷也似乎为一群不幸者发愁，整个下午就是阴沉沉地，满脸尽是稀薄的乌云，要雨不雨的，显的气候格外的反常而可怪。

(四)

为了避免新闻界的以讹传讹，内政部每隔一小时就在现场举行一次记者会，报告拯救工作的最新进展，尽管所有目睹塌楼现场惨状的人们，都叹惜着受困的生命危机，似乎微乎其微，但在短短的三个时辰内，已有十一个被困者给拯救出来了，其中仅一人因伤势过重而逝世，余者皆被送往医院治疗。

岛国的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在案发后二小时内，在内政部长兼第二律政部长贾古玛教授的陪同下，抵达灾场，视察灾场实际情况，吴副总理以沉痛的口吻，向记者们表示，这宗惨祸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为这座七层楼的塌陷感到震惊，声言政府将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塌楼惨案发生的真相。

人民协会一名职员黄培华，当日上午十一时到七层楼之下的工商银行分行领款时，进入该行门口，忽见地面开始裂开，宽度约有六寸，长约四尺，他说他曾经呼喊银行职员趁早逃命，可是没人信其劝言，他下意识的赶忙到对面的咖啡店打电话999通知警方，然而就在那个时刻，他却掉头望见整座新加坡大酒店，陷于沙尘漫弥中而轰然崩塌了！瞬息间的惨祸发生，教他看到发怔、发呆！

马路旁，骑楼下，兀地飞沙走石，尘埃滚滚，曾有几名路人，目睹好几名仕女从坍塌大厦内奔出，无奈为时太晚，泰山压顶的砖头巨石混杂着瓦砾木块，将他们一一覆埋在废墟底下，可怜他们连喊救的呼声也嚷不上三两句！

“塌楼”附近的各条街道如奥云路、仰光路、缅甸路、伯鲁马路等都被封锁了，围观的闲杂人等恐已数以万计，大家都为此“七层楼”的突然消失而发出惊叹。有人还传说，那大厦